

一个平凡而真实的女孩儿的
暖心成长分享

达西 成长记

特别的睡衣派对

[英] 劳拉·多克里尔 著 刘勇军 译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达茜 成长记

特别的睡衣派对

[英] 劳拉·多克里尔 著
刘勇军 译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特别的睡衣派对 / (英) 劳拉·多克里尔著 ; 刘勇军译. — 石家庄 :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 1

(达茜成长记)

ISBN 978-7-5595-0643-6

I. ①特… II. ①劳… ②刘…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7839号

达茜成长记
特别的睡衣派对

TEBIE DE SHUIYI PAIDUI

[英] 劳拉·多克里尔 著 刘勇军 译



策 划: 段建军 李雪峰 赵玲玲

责任编辑: 赵 正 郑 哲

特约编辑: 张晓萍

美术编辑: 牛亚卓

装帧设计: 王立刚 王 晨

出 版: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172号 邮政编码 050051)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毕氏风范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6.5 彩插0.125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95-0643-6

定 价: 2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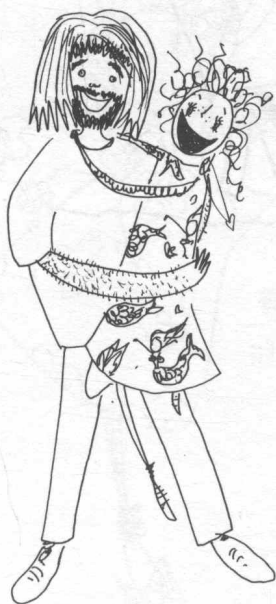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刷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电话: 010-87653015 传真: 010-87653015

目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8
第三章	21
第四章	28
第五章	46
第六章	58
第七章	65
第八章	75
第九章	81



第十章	93
第十一章	112
第十二章	141
第十三章	155
第十四章	167
第十五章	173
第十六章	183
第十七章	193
第十八章	1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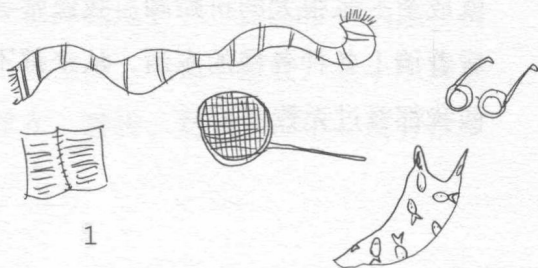
第一章

真是难以置信，我居然还没带你参观我的卧室呢，真是太没礼貌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还是带你看看吧。不过，你得小心点儿，因为地上有很多东西，一不留神就会被绊倒。



边边走……

妈妈说我压根儿就没有卧室，因为我不会老实地待在一个房间里，我的东西被丢得整幢房子里到处都是。大多数时候，我都听得到她的不停叮咛。但



也有时候，当然只是在极其偶然的的情况下，我会突然开窍，觉得妈妈说得对。有些人喜欢将一只鞋子留在厨房里，另一只留在洗手间里，我就是那样的人。我的书包留在客厅里，书留在走廊上，拴小羊贝丝的绳子留在楼梯上，指甲油留在电话机旁，盛薯片的袋子则揉成一团放在水壶旁边——这可不是我的错，因为我可不想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打扫上。

我的卧室在楼上左手边，就在波比房间的对面。以前我们在一个房间，里面有两张床，但是有一天我发了一通脾气，把波比的东西都弄坏了，所以爸爸觉得我“长大”了，不适合待在那个房间里了。我有时候的确有点儿像发怒的小奶牛，但爸爸认为我根本不是奶牛，而是动物园里的大猩猩，里面的围栏对我来说太小了。所以，他把餐厅当成了办公室，而他的办公室则成了我的新卧室。虽然房间很小，但毕竟有了自己的空间，我很喜欢。

我向来讨厌动物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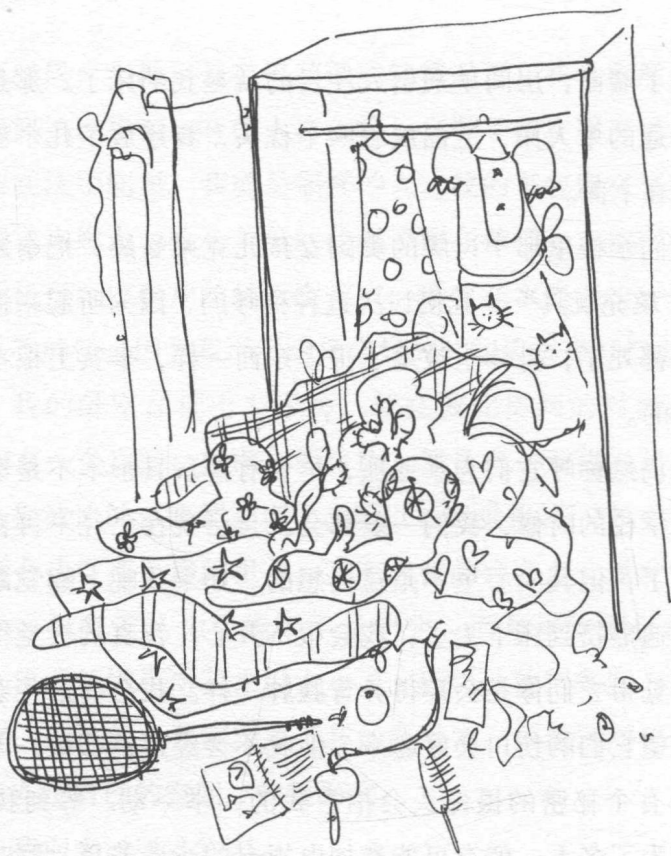
我房间的墙上贴满了东西，都是我喜欢的，这样我就可以慢慢欣赏了。比如，我去过一些地方后存下的票根，或者明信片、生日贺卡什么的，还有一些是我从杂志上剪下来贴上去的。起初，妈妈很生气，她说贴这么多东西把墙都给毁了，但后来她不管了，让我爱怎么贴就怎么贴。于是，墙面就成了一张很大的拼贴画。我经常会长时间地躺在房间里，看着墙上各种各样的东西，从来都不觉得厌烦，尽管那些东西我都看过无数遍了。

除了墙面，房间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我的床了。那是一张很普通的单人床，上面放着两个枕头，我还放了几个泰迪熊玩偶在上面。

我们学校里那个讨厌的美国女孩儿克莱曼婷，把泰迪熊称为“填充玩具”。我挺讨厌这种称呼的，因为听起来像是泰迪熊都死了，身体里被塞了很多东西一样，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的。

我仍然称呼它们为泰迪熊，尽管有些玩具根本不是泰迪熊。在学校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说自己现在已经不再喜欢泰迪熊了，但其实心里不是这样想的。如果我晚上睡觉翻身时把泰迪熊挤到床下去了，我会很不开心。我真的会觉得很愧疚，觉得它们像是会摔得鼻青脸肿一样。我会吻这些泰迪熊，希望它们的伤口会好起来。但我不会经常这么做，因为我担心有个秘密的摄像头会拍下我的一举一动。等到我30岁，成为了名人，就有可能参加电视台的访谈节目，到时候他们可能将我干的傻事播出来，所有人都会看到我尴尬的一幕。这样的事可千万不能发生。

你还会看到我房间的衣柜里有几个很大的抽屉，我几乎都没办法关上它们，因为里面塞满了各种颜色和款式的衣服，像外星人的彩色舌头长长地垂下来。衣柜的门也是永远敞开的，里面的“内脏”都掉到地上了。我说的“内脏”是指外套、鞋子、网球拍、橡皮圈、毛巾（糟糕，这个不应该放在衣柜里的），还有睡衣、睡袋、女式长围巾，还有很多



本不应该放在衣柜里的东西……想起来，我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就糊里糊涂地将它们塞进了衣柜。

我的书本来应该在书架上，结果却在这儿——噢，嗨，我们到处都是。

接下来是我的书桌，上面满满地堆着衣服什么的，反正不是书桌上该放的东西。爸爸还在书桌上方的墙上贴了张神奇的世界地图——他想激发我的灵感。对了，还有本字典。不过，显然我没有翻过，因为我宁愿自己发明词语，自己创

造句子。

椅背上搭着我最特别的东西，一件我在圣诞节收到的礼物——一床毛茸茸的毯子。毯子是紫色和绿色相间的，看起来就像一个瘦骨嶙峋的女巫穿的披风，不过我挺喜欢的，我叫它“小巫”。每次我觉得冷或者觉得缺少安慰的时候，就会紧紧地裹着那床毯子。我现在就想裹着“小巫”，因为我发现了那张被折成小正方形、已经皱得不成样子的手写邀请函。

邀请函

致

学校通宵派对

别人要是收到这样的邀请函，肯定会钉在墙上，或者藏在书包前面的袋子里，甚至贴在记录周计划的本子里。但我没有，我把邀请函折成了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正方形。为什么呢？因为我压根儿就不想去。

为什么不想去？

因为那种派对太没意思了，我列出了几条理由：

1. 通宵派对本来应该是很好玩儿的，但很明显“学校”和“好玩儿”根本沾不上边。
2. 这样的派对要进行“才艺表演”，那个史上最让人讨厌的克莱曼婷也要表演才艺，用她的话说，她要举行一场“音乐会”。

3. 所有人都会穿上自己最好的睡衣，而我的睡衣就跟外星婴儿的一样，把我的性格暴露无遗，大家会认为我是一个不成熟的小屁孩儿。我可不想成为全世界的笑柄。而且爸爸妈妈现在生活拮据，他们暂时还不想给我买一件普通的新睡衣。哪怕让我试穿一下也行啊。

我像大人一样，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我打开了那张正方形的邀请函。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自嘲。我没必要非得看那个贴满了克莱曼婷那蹩脚的平面设计作品的邀请函。这时，我把她想象成一个巨人，正对着麦克风唱歌，一副歌星的样子。

我不能不去。我倒真希望我不能去，但我知道爸爸妈妈肯定会想方设法让我到屋子外面透透气。这是一场慈善晚会，而且我不能放任威尔一个人出席。要是我一个晚上没盯住他，他也许会立即抓住机会，与其他同学聊得火热。



我绝对不能再抱怨了。

于是，我把邀请函重新折好。对了，我先把我的卧室介绍完，然后再惴惴不安地等待下下周五晚上的通宵派对吧。

我的房间里还有扇窗户，是用来看外面的，当然，如果吸血鬼来到我的房间，我也可以从窗户逃出去。我觉得吸血鬼肯定会从这扇窗户进来。

我的那扇门很破旧了，因为我做事向来毛躁得很，每次心情不好，想扑到床上痛哭一场或者想让别人离开我的房间的时候，我都会重重地关上门。这会儿，我从门口走了出去。

门的正面贴着一张我写的纸条，上面写着：

作家培养中。

请善待她，给她拿一块饼干。

哈哈，作家指的是我。如果爸爸觉得纸条上的话很有趣，就会第一时间给我拿饼干来。事实上，如果不是要给我拿一块饼干或者蛋糕，他很少会上楼。但现在他几乎不怎么给我拿饼干了，应该说最近他从来没做过这事。最近饼干都变得金贵了，因为我们家目前资金短缺，一位天才作家居然没有饼干吃，真是太难堪了。



第二章

当我留意到妈妈去超市只会买自有品牌的商品时，例如薯片、糖果、饼干，就知道我们家缺钱了。更加糟糕的是，就连番茄酱都舍不得买好的！还有牙膏、洗衣粉什么的，也是选便宜的买。真是节俭过度了。

“咱们家是不是越来越穷了？”星期五吃早餐的时候我问。

“达茜！”外婆生气地说，“居然这样问，太不像话了！”（坦白地说，我更喜欢奶奶，至于外婆，还是排在第二位吧。）

“为什么不能问？我最讨厌吃这种连牌子都没有的麦片了，里面的椰肉和香蕉片都很少。”说着，我将手指插入麦片盒子里寻找香蕉片。

“我们没有越来越穷，达茜。”妈妈揉着眼睛说，每次紧张的时候她都会这样，“别把手放进麦片里，全家人都得吃盒子上的麦片呢。不谢。”（这是妈妈发明的新词，是从“多谢”

这个词演变来的。每次说这话的时候，证明她心里正烦着呢。)

我吃了一把麦片，心想，最好还是顺从一点儿。爸爸说我应该“选择性地开战”，而不是什么都要争论一番。有时候我还真忘了。

“你不知道穷是什么意思，达茜。穷就是没有房子住，没有食物吃，没有漂亮柔软的高级毛巾，没有电视，没有玩具，没有牛奶，没有袋茶，没有泡泡浴，没有麦片这些东西。”外婆唠叨着。

她常常在我耳边絮叨个不停，我的脑袋都要炸了。外婆之所以在我们家，是因为妈妈要去上班赚钱，而外婆要代替她去接波比和赫克特。看吧，我早就告诉过你们，我们现在真的越来越穷了。

这意味着外婆要来我们家照顾我们，待上整整一个星期呢。

我早就不是小孩子了。

我知道外婆在家里的时候，总会向我们灌输“省钱”的思想，还会在妈妈面前唠叨，说什么要开源节流、精打细算。我敢打赌，妈妈以前一直生活在这种教育之下，比方说，外婆都不让她在粥里加牛奶，只能放水。

“好了。我明白了，我会尽量少花钱的。”我不悦地说。

外婆又开始喋喋不休，自己却往奶茶里放了第九颗糖，现在正在搅拌呢。“我妈妈小时候住在石头屋子里，整间屋子只有一个火炉取暖，只有一根蜡烛照明，得全家人一起用。他们甚至连马桶都没有，得拿个桶走到外边的路上方便。即

使在大冷天，或者大半夜的时候去小解^①也得这么做。所以，不要在我面前喊穷。”外婆嘟囔着。

真是的，谁在她面前喊穷了？外婆不是我最喜欢的人，就是这个原因。

我得提醒你们，她又开始唠叨了：“以前我只有木勺做成的娃娃，而不是像你和爱丽丝那样有成堆的洋娃娃。”

我翻了翻白眼，表示不屑。外婆老把我们的名字念错，会管我们其中一个叫爱丽丝，爱丽丝是我们一个远房表姐的名字。不过，我也不想提醒她。

“是波比，妈妈。”妈妈提醒她。

“我说的就是波比啊！”外婆冷冷地说。

“不是的，你又叫她爱丽丝了。”我说，“再说，我们也没有成堆的洋娃娃。”

“你有。”妈妈说。

“我甚至都不喜欢洋娃娃了，”我说，“它们又不是那种留着脏辫^②，或者染着蓝色头发的娃娃，要是我真的喜欢娃娃，也只会喜欢那种。”其实我有时候也会玩洋娃娃，但我现在不想提这事。

外婆往镜片上哈了一口气，擦了擦，但要我说，她将嘴里那种发霉的气味哈到镜片上，反而会让镜片变得更脏。

真无聊——

① “小解”是外婆的语言，就是小便的意思。——编者注

② 把头发编成一条条的小辫子。起源于非洲。——编者注

管她呢——

好吧，我们家不穷。但是我喉咙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甚至都不想说话了。我是个多么忘恩负义的女孩儿，平日被宠坏了，别人什么都没有，我却还在抱怨那些自有品牌的商品。外婆让我觉得那样愧疚，我真是对她那传统的思想越发反感了。



“对不起，妈妈。”我说，“这种麦片里面的椰子肉和香蕉片都有好多，可我还抱怨不够多，我太贪婪了，对不起。我应该知足常乐。”

妈妈紧紧地抱住我，说：“我们现在的确手头有点儿紧，爸爸的生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他还有很多老账要追，我的画卖得也不好……所以，我得做些接待工作，知道吗？算是赚点儿外快吧。”

“我明白了。”我说。我真的明白了，威尔的姐姐安妮总是跟我说，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很贵。我们不能像父母的朋友平切尔一家那样大手大脚地花钱。我相信妈妈肯定不喜欢接待员的工作，她肯定也不想坐在一把不舒服的椅子上，接听那些她根本不喜欢的人的电话。

外婆还在那里喋喋不休：“你就是太惯着她们了，莫莉。要是我这么跟我妈妈说话，她肯定会用扫帚打得我屁股开花！要是你跟我这样说话，我也会用扫帚打你的屁股！”

妈妈也调皮地翻了翻白眼，和蔼地说：“你从来没用扫帚打过我，妈妈。”听妈妈对别人喊“妈妈”真是挺奇怪的，特别是她喊妈妈的这个女人是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你从没打过我的屁股，也没打过其他地方。”

“那是因为我把你教得不错。”外婆点点头，“我们家是有家规的，所以不用打你。”

“别理她。”妈妈扭头看着我，当着外婆的面说，“这孩子就是太任性了。”

你可以说我古怪任性，也可以说我有点儿疯，但我绝不会承认我身上有外婆的痕迹，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管是我还是我妈妈，身上都没有一丝外婆的基因。

因为妈妈是收养的，人们总是认为我妈妈当年是个没人要的小可怜，被人放在篮子里，丢弃在桥下或者别的地方，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我妈妈的亲生妈妈没办法照顾她了，就是这样。幸运的是，外婆收养了她，还把她照顾得好好的，所以这样说来，外婆也不是很坏。每次我一生她的气，只要想起当年妈妈没人照顾的时候，是她收养了妈妈，我的气就会消下来。但有时候她真的太喜欢发牢骚，看着都吓人，所以我们都不是很喜欢她。

“你们说的我都听到了。”外婆咯咯笑道。

“那是好事啊。”妈妈笑着说。外婆喝了一口茶。

我准备去上学了。外婆住在家里，我的头好大。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要千辛万苦地把她找来，我们家里根本不需要保

姆，因为我们都能照顾好自己。你们都知道，我会煮蛋。只要把鸡蛋丢进壶里，把水煮沸就行了，就是这么神奇。有这么一个唠唠叨叨的外婆在家里，我一刻都不想待。

“好了，我走啦。”我去和妈妈吻别。

“可是你的麦片都没喝完呢。”外婆大声说，“你知道老话怎么说的吗？勤俭节约，吃穿不缺！”

“我的吃完啦。”我唯一的小弟弟赫克特把盘子里的果酱舔得干干净净的，瞧他那副意犹未尽的样子，真把我们逗乐了。

然后我又听见波比说：“噢，我的也吃完了。我要是不吃早餐，压根儿就没办法集中精神，这可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她说，将头发整齐地拨到耳朵后面。

我收拾好东西。真受够了这座用砖块和水泥砌成的房子，我对它没感觉了，真的。

“我在学校会吃东西的。”我说。我看了外婆一眼，感觉更愧疚了。但我得先出门再说，我就像热得快要炸开的暖气片，真是受不了了。“再见，外婆。”我走过去吻了她，因为我不这么做的话，妈妈准会拉长脸看着我。

外婆身上散发着一股干玫瑰花瓣、薰衣草和岁月的混合味道，如同一枚成熟的梅子。“你手指上是什么，小家伙？”她指着我的手问。

“什么？哪儿？”我都糊涂了。

“就那个。”她戴上眼镜看着我的手。妈妈也看到了。